

宁海文脉代代相传

● 薛家柱

宁海作家协会成立30年了！消息传来，不由得使我这个宁海籍老作家回忆起一幕幕难忘的往事。

宁海素有“读书种子之乡”的美誉，自古以来文风鼎盛。但建国初期，从事文学创作的却只有我们几个从宁海中学毕业后考进大学中文系的年轻学，胡翔雁、章以庆、我等，我们大多以先贤行为光荣榜样，以他的名作《为奴隶的母亲》《二月》为楷模。

杭大毕业后，我留在杭州文化界工作，尹强当了浙江师大中文系，章以武则在“州岭南大学中文系任教，纷纷以作品闻名，成了宁海籍作家。

早在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将文坛闹得“万花纷谢一时稀”。我这个业余创作出身的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最年轻的作家，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深感文学要有园地才能培养出作家，就在杭州创办了《西湖》文艺杂志，大胆提出“先在西湖划起文学实验田，再划向大江大海”口号。今天浙江文坛的不少大腕，当初都在《西湖》施展成名的。

可能听说宁海人在《西湖》当主编吧，不少宁海学友就向《西湖》文艺月报投稿。当我惊喜地发现潘志光、杨东标、王艾村、袁祥飞、徐志达、杨明火、滕明江、竺兰洁、石盟等人的来稿水平很不差，就把他们作品大多在刊物推出了。这些也就是宁海作协（最初叫宁海文学工作者协会）的第一批作家吧，我想。

于是我每年春节、清明回家乡来，潘志光他们都来看望我，聊聊文艺界的消息。我白天总部那被毁田的小屋，一时间就成了文学沙龙。来的不光潘志光等人，连政府、文化部门领导章文豪、徐业坤等也光顾找我，我的老邻居陈培青也是常客。他酷爱文学，文笔也不差，连他妹妹廷娟的散文也写得富有情味，可惜他们很少向《西湖》投稿，我也对他俩失之关心。

改革开放春潮席卷大地，文学迎来了真正的春天。社坛、东标、曹飞等

都在宁海县文化馆工作，宁海文联、宁海作协也相继成立。宁海文学青年涌现更多了，宁海中学有柔石文学社，我弟弟徐松他们一带电大学生也办起了《文峰塔》刊物，蓝湖文学社办了《蓝湖》，张晓婷等古诗词爱好者也组织了默龙诗社，自由撰稿人更不少。再加上《西南》文艺、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宁波文联等文艺单位也将宁海籍作家举行聚会，我也邀请省内甚至全国著名作家来宁海辅导，自己也曾给家乡文学青年讲过课。于是，潘家徐、陈群飞、陈剑飞、黄敏等一大批年轻作家在省里成名了。有的还在省里获得各种文学奖。王兴满、黄珂、钱晓应、阮云鹏、徐长春等在宁海也非常活跃，还一度在杭州海幢的笔会上，一个小伙子突然站起来问我：“我，我叫阿门，宁海人……”哦，我马上想起他叫阿门，宁海人……“哦，我马上想起他叫阿门，宁海人……”我马上想起他叫阿门，宁海人……

上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宁海作协进一步发展壮大了。首届的宁海籍作家作品影响也很大，胡翔雁的散文、潘家萍的小说、潘志光、阿门的诗歌在省内外都有较好的影响。今天的县文联主办的《宁海文艺》杂志，阿门的诗歌在省内有较大的影响。今天的县文联主办的《宁海文艺》杂志，阿门的诗歌在省内有较大的影响。今天的县文联主办的《宁海文艺》杂志，阿门的诗歌在省内有较大的影响。

宁海文联、宁海作协非常注重原创作品，由人才。作协历届主席从潘志光、徐业坤等也光顾找我，我的老邻居陈培青也是常客。他酷爱文学，文笔也不差，连他妹妹廷娟的散文也写得富有情味，可惜他们很少向《西湖》投稿，我也对他俩失之关心。

改革开放春潮席卷大地，文学迎来了真正的春天。社坛、东标、曹飞等

供发表园地，结果冒出不少优秀青年作者，阿门、钱晓青、林备军、雪野等就是其中佼佼者，应可军、童章印、薛家柱等人的文史随笔也大量在《桃源桥》发表，现在这些文章都集录出版，记录了宁海历史，还有集宁海话之大成者陈一兵。还要提提说大名鼎鼎的陶翰陈吉旺，兼任县文联副主席、作协名誉主席，他本身就很懂。市及全国作协会员，著有10多部专著，还热心赞助文学事业，设立了宁海中学“柔石文学社基金”和宁波《文学报》“陈吉旺文学奖”，对宁海文联、宁海作协的文学活动给予大力资助。

就这样一晃几十年匆匆过去了，直到新世纪的2008年前后，我从省、市作协岗位退了下来，已正步石白发苍苍的老年。再回我家白石头头的老屋也已经拆迁，因此回家的机会也大为减少。但我在关心家乡乡作协作家的创作情况，他们每有新作问世，我都为之欣慰。

潘道东海派，长流白溪水，“读书种子之乡”的文脉源远流长，一代、一代作家在茁壮成长！现在张忠、王方、王海明、袁崇红、葛寿军、袁伟南、姜美蓉、赵安娟、蔡能仁、应明歌、小乔、周晓斌、杨小多、童章印、林海燕、雪冰、林伟明、徐业坤、竺兰洁等一大批年轻作家正冒出崭露头角……值此宁海作协成立30年之际，我表示热烈祝贺！谨写此短文，聊将一瓣心香。

2016年3月2日于钱塘江畔



陈伟明 作

总第 212 期

2016年3月25日

2016年3月25

宁海文脉代代相传

● 薛家柱

宁海作家协会成立30年了!消息传来,不由得使我这个宁海籍老作家回忆起一幕幕难忘的事。

宁海素有“读书种子之乡”的著称,自古以来文风鼎盛。但建国初期,从事文学创作的却只有我们几个从宁海中学毕业后考入大学中文系的年轻学子:胡尹强、戴以武、我等。我们大多以先贤蔡石为光辉榜样,以他的名作《为奴隶的母亲》(二月)为楷模。

杭大毕业后,我留在杭州文化界工作,尹强去了浙江师大中文系,戴以武则在广州岭南大学中文系任教,纷纷以作品问世,成了宁海籍作家。

早在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将文坛冲塌得“万花纷谢一时稀”。我这个业余作者出身的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最年轻的会员,以初中生模不怕死的劲头,深感文学要有园地才能培养出作家,就在杭州办起了《西湖》文艺杂志,大胆提出“在西湖划起文学双桨,再划向大江大海”口号。今天浙江文坛的不少大腕,当初都在《西湖》里练笔成名的。

可能听说有宁海人在《西湖》当主编吧,不少宁海作者就向《西湖》文艺月刊投稿了。当我惊喜地发现潘志光、杨东标、王艾村、袁哲飞、徐志达、杨明火、楼明月、竺济法、石墨等人的来稿水平很差不差,就把他们作品大多在刊物推出了。这恐怕就是宁海作协《最初叫宁海文学工作者协会》的第一批作家吧,我想。

于是我每年春节、清明回到家乡来,潘志光他们都来看望我,聊聊文学界的消息。我白石头那破城破旧的小屋,一时间竟成了文学沙龙,来者不光潘志光等人,连政府、文化部门领导张文英、徐社福等也光顾我家。我的老弟屈脚延青也是常客。他酷爱文学,文章也不差。连他妹妹延娟的散文也写得富有人情味。可惜他们很少向《西湖》投稿,我也对他俩失之关心。

改革开放春潮席卷大地,文学迎来了真正的春天。社福、东标、哲飞等

都在宁海县文化馆工作,宁海文联、宁海作协也相继成立。宁海文学青年涌现出更多了,宁海中学有栾石文学社,我弟弟家柱他们一带电大学生也办起了《文峰塔》刊物、蓝潮文学社也办了《蓝潮》,郭晓那等古诗词爱好者也组织了跃龙诗社,自由撰稿人更不少,再加上《西湖》文艺、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宁波文联等文艺单位也常到宁海温泉来举行笔会,我也邀请省内甚至全国著名作家来宁海辅导,自己也曾给家乡文学青年讲过课。于是,潘家萍、徐群飞、陈剑飞、黄敏等一大批年轻作家在省里成名了,有的还在省里获得各种文学奖。王兴渊、袁珂、钱晓琴、应满云、徐长春等在宁海也非常活跃。一次在杭州开笔会的会上,一个小伙子突然抓住我说:“我,我叫阿门,宁海人……”哦,我马上想起起福遥向我介绍过这位诗人,从此我对阿门也外关关注。

上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宁海作协更发展壮大去了。省里的宁海籍作家作品影响也颇大,胡尹强的小说、杨东标的戏剧、赵福莲的散文、潘家萍的小说、潘志光、阿门的诗歌在省内都有较好的影响。今天的县文联主席、原在电视台工作的刘尚就把我和胡尹强还有在宁海工作过的方牧等拍成宁海籍作家的专题片,在电视台“乡土文化”专题栏目播出。特别2008年国家旅游局把宁海山区的游步道定点为国家登山基地时,刘尚才非常有见地联合《人民文学》把短篇篇小说奖以“栾石小说奖”命名,颁奖仪式放在宁海举行,邀请王蒙等一大批全国著名作家来宁海领奖并游览登山,这就大大提高了宁海与宁海作家知名度。

海文英、宁海作协非常注重推出作品,出人作。作协历届主席从潘志光、徐群飞、潘家萍到今天的阿门,常常组织会员到农村与宁海名胜区采风,特别是英年早逝的前主席徐群飞,他本身就是《今日宁海》《桃源桥》就为会员提

供发表园地,结果冒出不少优秀青年作者,阿门、钱晓琴、林备军、雪野等就是其中佼佼者,应可军、童章回、薛家柱等人的文史随笔也大量在《桃源桥》发表,现在这些文章都编集出版,记录了宁海历史,还有集宁海活之大成者陈一兵。还要重点说说大名鼎鼎的甬商陆吉旺,兼任县文联副主席、作协名誉主席,他本身就是省、市及全国作协会员,著有10多部专著,还热心赞助文学事业,设立了宁海中学“栾石文学社基金”和宁波《文学港》“陆吉旺文学奖”,对宁海文联、宁海作协的文学活动也给予大力资助。

就这样一晃几十年匆匆过去了,直到新世纪的2008年前后,我从省、市作协副位退了下来,已正式步入白发苍苍的老年。再说我家乡白石头也大为减少。但我一直在关心家乡作协们的作品情况。他们每有新作问世,我都为之欣慰。

滔滔东海浪,长流白溪水,“读书种子之乡”的文脉绵延不断,一代,一代作家在茁壮成长!现在张忠、王方、王海明、袁素红、葛群军、袁伟强、姜美琴、赵安娣、蔡能平、应明敏、小乔、周晓斌、杨小姐、袁相兵、林海燕、雪冰、林伟明、徐多寒、黄谈仁等一大批年轻作家正冒出新荷尖尖角……值此宁海作协成立30年之际,我表示热烈祝贺!谨写此短文,聊寄一瓣心香。

2016年3月2日草于钱塘江畔



陈伟明 作

得这个娱乐很有趣,当时老婆管得严,晚上九点钟还不回家?我说马上回来。谁知一搓搓到半夜。回家时,老婆孩子都睡着了。我偷偷把手脚洗得暖暖的,老婆不知道。第二天晚上,志光、东标,兴满到我家后说:来来来,搓麻将。我爱人听后说,你们三个人如何搓?东标说:昨晚吉旺不是学会了。这时我将目光瞄向我爱人,只见她一脸不高兴地说:你们是放羊的,吉旺是砍柴的。如果不加“可以”去搓麻将……她的一席话让三个好朋友哑口无言,我是怕老婆的,从此我不能麻将了,一心扑在办企业上。爱好可以改变,也可以是多元的,人生活在世上没有爱好简直走在沙漠上孤独寂寞啊。

月球离地球很近,人类有爱好登月的理想,但不可能每人都有可以登上月球。有爱好的人力量无穷,有人终于达到探月的愿望。那些到不了月球的人,把整个月球端到自己房间里研究。月球成了心目中私有财产这也是一种快乐。

让我们的爱好永远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永远成为自己的快乐。

仅以拙文纪念宁海县作协成立30周年。

2016年2月25日

回眸

● 方牧

回眸,人在前行时往往要回眸周遭的人与事。时光匆匆,甚至来不及定睛细看,这些人有些事就失之交臂,已成为过往,存留记忆。记忆也是回眸,是心灵的回眸。心是没有距离的。

30年前,那是共和国最值得回眸留恋的年月。“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经历过严寒的冬天,倍加珍惜春天的温暖。中国与省作家协会重续集结号,召回被打打散的队伍,各地(市)县作协相继成立。文学又有了自己的心灵家园,有了心与心贴近的温暖,文与文切磋与交流。曾经冰封的山川大地,春泉涌动,春水出谷,江河奔流。中老年作家重新振笔,青年作家初试啼声。我在舟山,心系宁海,仍时时从《宁海报》与《东海》、《西湖》读到女友们的佳作。每当此刻,总禁不住回眸再三。“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采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来。”故乡春到了,又怎能不回眸呢!

回眸是一种时空穿越。1962年早春,我初到宁海中学,就召集一批爱好文学的学生成立栾石文学社,陆吉旺担任社长,出版文学刊物《新芽》,结社与出版在当时是违禁的。无知者无畏,也许彼此心中都有个文学梦,也许是得到柔石在天之灵的庇佑,文学社竟然成为“万花

纷谢一时稀” 肃杀季节的一朵小花。栾石文学社在80年代得以恢复,或可以说是宁海县作协的预备队,帮助许多人圆了作家梦,作家梦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陆吉旺在经营业余余暇,著书十几种,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不少人加入了省、市、县三级作协。

回眸还应该是历史的回眸。宁海在东晋太康年间建县,迄今1700年。打开新编《宁海县志》,历代进士录一栏,自北宋至清末,宁海共考取进士175人。有传的著名人物65人中,约三分之二以上是作协,各有文集传世。其中胡三省、方孝孺、叶梦鼎、舒岳祥是大师级人物,现代除柔石外,孔廉文武兼备,诗风迥异社首,抗战壮烈捐躯,潘天寿为一代画界宗师,兼工诗文随笔,千人为诗人兼方志学专家,著作等身……他们的出生地,我曾去凭吊过。三年前,我在归云洞叶梦鼎读书处,见洞中大群蝙蝠飞起,留爪壁上,不禁口占一绝云:

两卷潜流飞聚谷,百篇珠玉共翩跹。休言蝙蝠无知识,也写书斋树斜天。从归云洞回来,我又去了东山村,粉墙青瓦,林木掩映,恍若仙境。桃花节已经过去,游人仍络绎不绝。回眸宁海绿水青山,总觉得有一股浩然正气充盈其间,弥漫着翰墨香与书香气。宁海地处天台山余脉,漱富庶的三门湾沿海,山海形胜,钟灵毓秀,江南三月,正莺飞草长之时,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不也是当今宁海作家用武之地?

回眸也叫回头看,知来者之可追。“人生没有返程票,但是,一路还是有许多可供

休憩与反思的驿站,可以回头看。求新求变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是作家终生追求的目标。30年来,我们的文学开始走出了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死胡同,有了自由的新空间,有了创作的新转机,却并未脱胎换骨。当前文学界似乎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文人无行”,窥察风向,投机取巧,甚至从俗媚众,不少假大空的模特儿穿着流行时装招摇过市,骨子里并没有完全改变旧有套路、模式。鲁迅说过“老调子已经唱完”,其实是唱而不唱,余音绕梁。这决不能说是回头看,而是逆行,倒着走。另一种倾向是“文人无文”。鲁迅先生在1931年写的《文人无文》,切中时弊,发人深思:

格些琐事,做本随笔是有的;改首古人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讲一通废话,称作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故罗襦裳,写成下作;纂集旧文,印作评传的;甚至为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译一本文学辞典,连自己也藏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也有。(《仿自由书》)

要改变无行与无文,先得改变观念和语言。这是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反思过去与总结教训是必不可少。

盛世隆文,当代作家似乎还少了点“掖衣千仞风,濯足万里流”的气魄,少了点“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在有些人眼里,文学一文不值,作家有点犯傻,甚至不屑一顾。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现象。一个曾经拥有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与曹雪芹的民族,怎么会后继无人?在宁海作家协会成立30周年之际,回眸前瞻,总怀有一种“高山仰止”敬慕之情;希望后人回眸我时,不至于使他们太失望。

伴诗前行

● 潘志光

不改行,就很难出成绩,甚至有淘汰的危险。写诗也一样,不跟上主流诗歌,原地踏步,诗就会离开我。我选择继续前进。继续前进又谈何容易呢?这有点像一个人写字,已经定型了,要改写为另一种字体,这需要花多少工夫啊!“传统诗”和“现代诗”的

感觉方式、想像方式、传达方式都不一样。要继续前进,必须向年轻挑战,跳出原来的写作模式,突破自己。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摸索,1990年,我已《在《诗刊》发表诗。1990年,我已《在《诗刊》发表诗。2000年4月号《诗刊》“青春方阵”栏目上发表了我的《桃子》和《伞》两首诗,和一些全国知名度很高的青年诗人放在一起。此时,浙江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张德胜打电话向我,说这两首诗是不是我写的。一些外地诗友打电话问我这两首诗是不是我写的。看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挤进青年诗人的队伍。2001年,我出版了诗集《春天敞开怀抱》,嘘了口气,就写《冬天与春天》,2005年,出版了《闪电的风群》(合集)(《诗刊》社编)。以后,我在《诗刊》发了不少诗,有两组诗受到《诗刊》编者按语郑重表扬,先后在头条推出。每年《诗刊》组织的“春天送你一首诗”,也常有我的诗,如《门外有人走动》还编入“经典诗选”。再以后,我有的诗作入选《中国年度最佳诗歌》《中国年度诗选》《新世纪5年诗选》

路上走着三只的相互间十分亲昵 篱芭、草垛、小溪 有序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不知是谁 扔过来一块肉骨头 三只的争抢 三只的嘴边流着血

有一高个子男人 持续冲出大门 三只的喉三月落叶被风吹开 六只血红的眼睛睁得

像黄昏一样大 仍然盯着这块肉骨头 两个男子人飞起一脚 将肉骨头踢进池塘

路上走着三只的相互间十分亲昵

诗评家沈泽宜、沈建说这可能是一桩大家都能得到的小事,一被写进诗,立刻有了弦外之韵。

上年纪了,在身体健康状况可能的情况下,我再诗伴前行,伴文学创作前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新式传媒的兴起,文学逐渐边缘化,但在宁海小县城也不寂寞,伴作的有陆吉旺、杨明火、浦子、陈剑飞、阿门、张忠……

2016年5月10日

我的爱好

● 陆吉旺

人生在世各有爱好。我爱好文学,常常守望那一块文学的天地。其实爱好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有了爱好才会不受人驱使,自己去行动,自觉去努力。给人生带来无限快乐。

办企业同搞文学是两个不同理念,文学是精神领域,上层建筑,办企业是经济基础上事,比如我的企业是中国众多企业中的一粒沙,但无数粒沙组成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办企业的我偏固执于对文学的爱,因此在工作之余,不遗余力地读书,而且也业余改变自己写文章,谈办企业体会,说我和外商打交道南南北北,原汁原味地说,实实在在地在写,在飞机上,旅馆里,出差途中写了十余本商旅书,了却自己爱好文学的心愿。那些是没有人指使的,没有任何任务的,而是自己爱好的东西,做成功了,往往是人生最真实开心的事。

我当不了有好作品的作家,我且是穿着草鞋推着坐车的人。这就是我爱好文学理想!我的主业是办企业,我把企业办好了,又把业余爱好用起来,我感到人生有价值,人生很快乐。

一位年轻朋友对我说,他爱好唱歌,不想进企业当工人,很想上舞台表演,羡慕歌唱家。并问我,他这个理想能否实现?我说爱好同实现爱好的理想是两回事,你想实现自己爱好梦想,是要付出代价的。既要有关天条件,又要有后天刻苦精神,缺一不可。说完后天快着精神,做“雕方磨”不怕苦和痛的心石,岩石才可以雕成大体大景观世常普萨的像,受人间香火,但此小石必须具有先天可以雕刻成碑的玉石,没有这个条件,只能做门楣或观脚石。如果有这个条件,只能做门楣或观脚石。如果岩石有裂纹,不能雕佛,努力也没有用。雕佛岩石,有了先天材质还不够,要成佛,还须经历无数刀雕凿,不经一番磨难佛改道,岩石只能做门楣让人踏进踏出,仰望观音普萨的香火,当然门楣也不能少,门楣还是需要岩石配合的,爱唱歌的人太多,而上

台表演的只是少而又少的人。当歌唱家只能是凤毛麟角。这位年轻人听了我的话,下决心进了企业当工人。他有唱歌爱好,每当企业开会,搞活动,便是台活跃分子,唱的歌常感动人,台下掌声一片,实现自己爱好唱歌上台表演梦想。平常他会愉快地,干起工作劲头特别是。同事们都喜欢和他打交道。这位年轻人实现了人生快乐的梦想。

人的性格决定人的爱好!一位大学高材生,学校很想他留校教书,在大城市的高校作万世师表,是一般人求之不得好机会,可这位年轻大学生毕业后理想是去工厂搞机械设计。他找到我,一谈,被我看中,进了如意公司,当上了技术员,不到一年锻炼,设计出新产品,三年中为公司生产的军工产品设计出大力,申请诸多专利,成为大学生联谊会骨干,并担任了公司大学生联谊会主席,带动一批80后,90后大学生创新产品,得到公司表彰。

我说,我的爱好是搞机械设计,我力量无穷,我的上班不受时间限制,我在做梦都在搞设计,因为我爱好!

我认识一位高级工程师,他非常忠诚于职业,由于他一件爱好设计项目未完成,居然忘记过春节!老婆骂他是傻子。谁能理解傻子力量!连自己的老婆都不理解。一个人为了好爱而奋斗,一定会像傻子一样执着去做。写文章的感觉来了,搞设计的思路出来了,干活的劲头找到了,爱好会让人不睡一切去努力,这个就是人生爱好不被人理解的无限力量。

爱好可以改变,可以培养,比如爱好吸烟的人,哪怕是烟瘾很大的人,当没有这个条件,只能做门楣或观脚石。有人对我说,他爱好打麻将,别的不都喜欢,我以为打麻将并非坏事,自古以来就是一种高级娱乐。只要不去赌博,不沉湎于麻将桌上去赌钱,这种麻将,生生世世不绝。30年前,我不会麻将,我曾经同潘志光、杨东标、王兴渊四人在兴满家一夜间学麻将,觉